

## 【一瓣心香】

□黄杏林

从济南战役纪念馆出来，小薇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断擦着泪水，手紧紧地攥着手机，一步一回头，许久许久没法说话。

小薇是我的亲叔伯侄女，是济南战役中成功策反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将军起义的特等功臣黄志平的女儿。接到小薇的电话，知道她来济南开会了，特别高兴。听说会期很紧，只有半天的自由时间。虽然解放阁上也有他父亲的照片，但我和老伴决定，还是先陪她去济南战役纪念馆参观，以便让她了解济南战役的概况及意义，让她重温她父亲的贡献和业绩，也感受一下济南人民对她父亲的崇敬与怀念。听了我们的提议，她欣然接受。

一进纪念馆，庄严肃穆的氛围、丰富翔实的展品、熟练深情的讲解，把小薇深深吸引住

## 我们的根在济南

实录

了。特别是到了二层隐蔽战线斗争展厅，看到自己父亲的照片和事迹，她激动万分，又有些惊异。她掏出手机连连拍照，接着当场就给她的姐姐和弟弟逐个发了短信。当我们提议给她父亲的遗像鞠躬致敬时，她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顺着脸颊哗哗流淌。是啊，每次来这里，我们的心情都难以平静，更何况小薇呀？

回到我家，小薇回放着手机里拍的珍贵画面，好几次摇着头，重复着一句话：“没想到我爸爸这么了不起！”我们好生奇怪，怎么会呢？她肯定地回答：“我们姐妹们都不知道父亲对革命作过这么大的贡献。”这话说得我又心疼又辛酸。几十年不堪回首的尘封往事一股脑涌上心头。

济南解放后，我大哥黄志平随大军南下到了上海，服从革命需要，由部队转到公安，担任

上海铁路公安处处长。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大上海刚解放，斗争形势严峻而复杂，这对于1938年奔赴延安，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大哥来说，肩上挑的是一副重担。1951年，32岁的大哥才结婚。结婚10年，第4个孩子还不满一岁，大哥就遭错误路线迫害，在杭州含冤而死。大嫂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带着四个孩子，经历了风风雨雨，遭遇了坎坎坷坷，含辛茹苦地把孩子一个个抚养长大，这其中的苦和难难以想象。孩子们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父亲”这个称谓对孩子们来说，是陌生、遥远、苍白的。大哥对大嫂来说，是内心一处永远无法填补的缺憾，是一份难以诉说的不了情。大哥的冤案虽然早已彻底平反，但大嫂这么多年仍不愿提及大哥，似乎越说越伤心，越提越心痛。她更不愿在孩子们面前提起，尤其

不愿说大哥的革命历史功勋，她不愿孩子们自恃为老革命的后代，她愿让孩子们凭着自己的能力长大成人。大哥的事儿，大嫂不多说，孩子们自然就知道得少了。

大嫂的心境我们理解，大嫂的用心是良苦的，大嫂的性格是坚强的，我们对大嫂心存感激和尊敬。可眼前，杭州长大的小薇来到了济南，来到了家乡，来到了她父亲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来到了她父亲深入虎穴建立奇功的地方，我们有义务让孩子了解她父亲的光荣历史，让孩子感受到济南人民不忘她父亲的深厚感情。

此时此刻，小薇了解了，小薇感受到了，小薇感动了。她临走时，深情地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姑姑，我们的根在济南！”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不住地点头，泪水在笑脸上不住地往下落。

## 【行走济南】

□王朝

没去红叶谷前，我始终觉得红叶谷最值得观赏的美景是秋天的万亩红叶。但近日去游览红叶谷参观了兴教寺后我发现，红叶谷不仅秋天层林尽染的红叶美轮美奂、耀人眼目，其始建于西汉的兴教寺亦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兴教寺俗称“朱老庵”，始建于西汉，隋唐兴盛，原有寺院数十间，僧众近百名。传说西汉末年，长安的一位高僧到此建寺并授佛教，兴教寺便成为山东境内最早引进西方佛教的寺院。后来，在京城做官的朱阁老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因遭奸臣暗算背井离乡，来到南部山区的红叶谷过起了隐居生活。为避免官兵的追杀，当地百姓便把朱阁老隐居的地方改为“朱老庵”，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庵”是尼姑修行的地方，这一庵字便搭救了朱阁老，从那时起，兴教寺就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朱老庵”。据说，现在红叶谷景区周围满山的红叶便是朱阁老为报答百姓的救命之恩而栽种的，历经近千年的沧桑，如今长成了生机勃勃的万亩红叶林。

## 红叶谷内兴教寺



在观看了兴教寺的旧址后，导游员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是在原有遗址上恢复起来的，右边的长廊里是明、清、民国期间的碑文记载，其中大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碑文记载了兴教寺的地理位置及规模：“殿之楹，后枕龙山，前圣水，左建伽蓝，右配僧室，不知创建何年。”可见兴教寺历史之久远。

参观过程中，我还了解到，西侧殿供奉的是盛唐时期高僧益净长老，他是继唐僧之后国内又一位去西天取经的僧人，也是国内第一位由水路取经的僧人，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是山东济南人，所以把他的塑像摆在这里。过去历史上僧众道侣修身养性，大都选择在深山幽静之处，有山有水，远离尘世，而饮水便成

了他们生存的第一个条件，于是他们选择在常年泉涌的圣水泉旁居住。

这时我才注意到，寺内西南侧正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圣水泉。圣水泉泉眼来自山崖一自然洞穴内，长年涌流不息，久旱不涸，丰水年最大涌流量达每日近千立方。由于这里的地理结构属寒武纪砂

砾岩，也就是常说的麦饭石和木鱼石，因此水质清凉甘美，含有多种矿物质及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常饮此水对健康大有益处。

站在圣水泉边，在盈耳的泉声中，我仿佛感受到经声佛号幽远的意味，仿佛从久远的过去慢慢传来。

## 【民间记忆】

□张汝峰

前几天回老家，在车上看到路边的麦子变成了金黄色，有些早熟的麦子已经有收割机在作业。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几亩地的麦子一个多小时就都收割完了。当时我感慨万千，机械化作业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使麦收变得更加容易，却没有了以前那种风风火火抢麦收的感觉了。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过秋过麦，那时候母亲和姐姐起早贪黑三夏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章丘老家有句俗语叫做“抢秋夺麦”，麦收就像一场战役，必须和时间赛跑，和天气斗争，要在雨天到来前把麦子收割、脱粒、晒干、入库，在这期间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麦收关系到全家人的吃饭和口粮问题，都是一家老少齐上阵。那时农村都放麦收假，因为学校老师也要回家收麦子。大人干重活，小孩子干力所能及的轻活，广阔的田野里全是人，看起来非常壮观。

小时候经常一觉醒来，天

## 金黄色的麦子山

收时节最动听的音乐。

那时候家境都不富裕，平时母鸡下了蛋谁也不让吃，都放到缸里腌成了咸鸡蛋，只有过麦的时候才拿出来，一个咸鸡蛋切成六瓣，一家人分着吃。一张单饼，卷上咸鸡蛋、大葱、甜酱，咸咸的，香香的，那是后来到了城里工作后再没有吃到过的美味。

麦子割下来后，要运到打麦场上，田野里一堆堆的麦子垛得像小山一样。等麦秸晾晒干了，就要用脱粒机把麦粒脱下来。这是一项需要集体合作的事情，一般都是和大爷、叔叔家一起干，这种互助形式有效弥补了各自家庭的劳动力不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有往脱粒机前搬麦捆的，有解草绳的，有把麦子往脱粒机推送的，还有接麦粒和清理麦秸的。脱粒前，大人、小孩都会找来旧衣服穿上，戴上帽子和口罩。母亲一般负责用长柄叉子把一捆捆的麦子挑到脱粒机前，然后解开麦捆递给大爷，由大爷往脱粒机里送，脱干净麦粒的秸秆从侧面吐出来。一家脱粒大约需要三个小时，三家就要近十个

小时，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很难从头撑到尾，一般都是大家轮着干，下来的人喝水、休息一下。

脱干净的麦粒要在麦场上晒上两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就来到麦场，将成堆麦粒摊成薄薄的一层，在太阳下暴晒。我就在一边搭个窝棚，趴在里面写作业，每隔两个小时，光着脚丫在麦粒上趟着走上几圈，趟出一道道小沟沟，用这种方法翻动麦粒。晚上用木锨将麦粒堆起来，用帆布盖上，由大人负责守夜看护。

晒干的麦粒还要经过扬麦场的工序，把麦粒和麦糠分开。挑一个有风的傍晚，姐姐用木锨将麦粒铲到母亲的簸箕里，母亲顺着风向将麦粒扬向空中。麦粒重，在空中会形成弧线落下来，麦糠轻，会随风刮到一旁。母亲和姐姐配合默契，动作一气呵成，金灿灿的小麦被抛向空中，精灵般洒落下来，地上慢慢形成了一道金黄色的麦子山，这情景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又像一曲动听的歌谣。

儿时的麦收，辛苦而有趣，永远刻在记忆的深处。

## 【休闲地】

## 生活态度

□彭波

邻居老木是个认真且中规中矩的人，做事非常有规律，必须做好计划，才开始下手。

就拿生活中的吃喝来说吧。老木家里订着报，报上有吃了喝小常识，老木会把这些小文章剪下来，诸如什么食物相克相生、什么食品最营养、什么食品补什么，他都会贴到厨房的墙上，好随时验证自己的一举一动。报上说，如今的青菜都打农药，老木去菜市场就一家一家地看，发现菜叶上有青虫子了，这才蹲下来买。把菜买回家还不放心，他要看那几条可怜的虫子是否还活着，这才开始择菜、洗菜。

吃饭时，老木更加注重吃的质量，他会计算出每顿饭的摄入量，如果有荤菜的时候，他还会用家里的电子秤，把米饭、菜都称量好，才会细嚼慢咽地吃。除此之外，老木还要控制副食品的摄入，比如，老木自小喜欢吃花生米，而报上说，一个成人每天不要超过八粒，老木吃花生米时，就一粒一粒数出来，八粒，然后，就像欣赏一件件精美工艺品，慢慢塞进口中。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老木对每天吃多少种食物都会列出名单。老木常说，他每顿饭最少要吃20种食物，品种多，数量也有严格的规定，包括油盐酱醋。在家没事的时候，老木会用一些干净的小袋子，把盐称好，用一些小瓶子，把酱油、醋称好，这些就是一天的摄入量了，绝对不能超标。

其实，老木还有更绝的，那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养生知识和水平，培养自己的养生手段。哪个电视台几点有养生节目，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观看，并且每天都做笔记。他特别注意新闻，电视台若报道什么食品出现状况的新闻，老木总是第一个知道，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来传播。

老木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当然有许多人都不赞成，包括我在内。可人家老木从来不生病。我自小是个病秧子，一旦生病了，老婆就拿我跟老木比，“瞧人家老木，一肚子的学问，光说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就让人羡慕，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从我认识老木那天起，人家就从来没生过病，简直是奇迹。”

生活有时也真是无奈。有一个星期天，天下大雨，起床的时候就很晚了，一望窗外，突然看到老木在雨中淋着呢，我怕老木淋坏了，急忙朝老木喊道，“老木，你怎么了？站在雨中淋，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快进屋吧？不然，会感冒发烧的。”老木听到了我的话，对我喊道，“我就是想感冒，我就是想发烧。”

起初，我还以为老木在跟我开玩笑，可过了几分钟，我朝窗外看，老木仍然在雨中淋着。这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雨中的老木，有人举着伞去给老木挡雨，老木竟然从伞下又溜进了瓢泼的雨中，他对我们说：“大家的好意我谢了，可我今天真想发一次烧，今天看了一个专家的文章，说一个人如果5年之内没有感冒过，没有发过一次烧，得癌症的概率非常大。”听罢，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老木发烧到40℃，吃了一天的药，没退烧，又去医院打吊瓶，过了几天，老木还在发烧。医生也无奈，便对老木的老婆说，病人如果再这样持续发烧不退的话，就要考虑手术了。老木老婆问医生，什么手术？医生说，割扁桃体。

医生的这个方案，先是老木的老婆不同意，又过了几天，老木仍高烧不退，老木的老婆就劝老木割掉扁桃体，老木先是不同意，“体之发肤，受之父母，虽说这扁桃体在人体中没有多大作用，可怎么能说割就割掉呢？”可总是高烧不退，老木终于失去了耐性，还是通过手术，把自己“体之发肤，受之父母”的扁桃体割去了。

再碰到老木，我问候他，他便朝我笑笑，“虽然扁桃体割掉了，可把患癌症的隐患也消除了，很值。”

望着老木远去的背影，我感叹道，倘若老木这样保重自己的身体，大概能活过100岁。